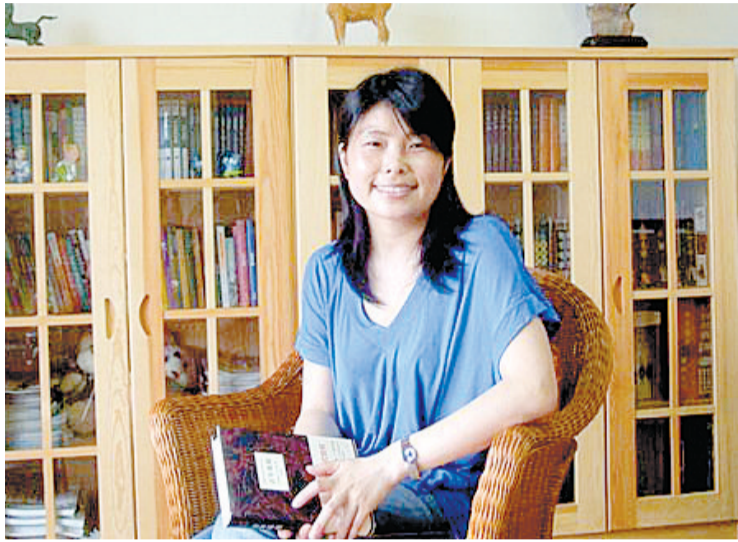


鲁敏：奋斗仍是我的正义



◎ 读书札记

□ 张乐

记忆中你的泪水与欢颜

——读《诗经》

在多少个寂静的夜里，温暖的灯下，我重把书卷。那些久远而优雅的片段，寥寥数句，却字字珠玑，如夜会结束，曲终人散后遗落在地的花钿，诉说着前世的繁华和落寞。

此时，省略了风、雅、颂，省略了赋、比、兴，只有一颗虔诚平静的心。我小心翼翼，温柔万分，以期穿越时间，在你的朴实和优雅中感知。不知不觉，总把你当成一个前世的女子。多少次，随你游历在风和日丽的桑间濮上，多少次，在季节变换、日出日落中听你轻吟美丽质朴的歌谣。

穿越了西周到春秋长达500年的岁月风尘，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流淌，三百余个故事，三百余个心情，拂去了历史的烟尘，幻化出万千风情。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还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三百，更多的是关于女子无邪的记忆，在静水之湄，在月亮高挂的东山，或顾盼生辉，含笑嫣然，或欲说还休，泪光点点。

我在《静女》中看到你的魅力，“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在《子衿》中读到你的多情与执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在《硕人》中看到你的美丽温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脸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野有蔓草》中看到了你的优雅，“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在《燕燕》中读到你的多情，“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在《氓》中看到希望你到失望的过程，在《谷风》看到你伤心的泪水，在《君子于役》中看到了你等待的无奈……

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一本《诗经》，是一曲曲平凡的生命吟唱，是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只是被我们无声的遗落在另一个时代。《诗经》中的女子，是深深地在灵魂里爱恨悲欢，那些月光下、田野中、芦苇旁、水中央的精灵，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是最美而生动的风景。

对我而言，那段乐章就像是一段亲自经历过的往事，经年的记忆沉淀后，那么温暖，那么熟悉。每一次翻开书卷，就像是一段故地重游的旅行，当时种种的心情历历重温。这种感觉从我在高中时代第一次目睹你的芳香就开始，一直伴随着我走完大学时代，并且牵引着在另一学科跨专业走进古代文学的世界。

时隔多年，青春年华已不在，身上多了成熟与沧桑。我以为我读懂了你的悲欢，却看不到你清婉的容颜。你留给我的，始终是一个美丽侧影，吸引着我不断地展望和想象，如彼岸花，绚烂如画。虽然无法摘取，但存活于心，生生不息。



鲁敏刚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回来。在这个偏重版权交易的书展上，她和余华、苏童、叶兆言四位作家的八本书完成了土耳其一家出版社的版权签约。她的三本书分别是《六人晚餐》、《墙上的父亲》、《此情无法投递》。与她不断挑剔和警觉个人的写作方式一样，尽管自己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英德法日俄阿西等七八种文字，鲁敏依然会对这种签约的含金量做一番打量，“你会发现，在整个国际版权交易当中，一些外国出版商并不纯粹是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作家的作品，而是以一种类似于深度非虚构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期待，有时未必是我们作家的写作追求。中国作家文学性的诉求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或许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

鲁敏总是在文学创作上表达着较劲与不安。这个从邮局小职员干起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即便新书出版也可能因为没有达到内心预期而直言“不开心”的作家，依然在写作道路上进行着“奋斗式”的愉悦探索。

1

身兼江苏省和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主妇多种身份的鲁敏，把家安在南京老城区迈皋桥，这里市井味浓郁。鲁敏喜欢早上坐地铁上班，晚上归途则坐公交。在这样的环境里，鲁敏构思着她小说里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个个都像她刚来南京时一样行走在路上，“他们奋斗着、妥协着，有的如愿以偿，有的接纳各种失败。”

1991年，来自盐城东台的鲁敏也像她笔下人物一样初到南京。那年她18岁，中专四年毕业后由于学的通信管理，被分配到新街口邮局。鲁敏从营业员做起，各个柜台都坐过，卖邮票、订报纸、发电报、汇款、寄包裹……琐碎工作并未让鲁敏文学的“野心”蒙尘。1993年，鲁敏在邮局坐柜台时碰到作家苏童来买邮票。“那时《大红灯笼高高挂》正红，我认出了他，同时心中长叹：除了阅读，这不会是我跟文学发生的唯一瓜葛吧？”17年之后，当鲁敏推出新书《此情无法投递》，苏童来给她撑场时，鲁敏还跟他提到了这一幕，后者茫然无邪地笑着。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北京书展上，鲁敏拿到了这本《此情无法投递》的英译版。

邮局工作后期，鲁敏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她先是转岗为“外宣干事”，与各路记者打得火热，每年发稿量都在450篇。用她话说“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然后当上了行业报记者。她曾在文中自黑：“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再后来就是当上办公室秘书——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为帮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积极地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用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2

1998年的一天，在鼓楼邮政大厦做了8年秘书的鲁敏把工作报告写完，站在17楼窗口往下看。她看到很多人在鼓楼广场走来走去。

这触发了她的写作冲动，“看到下面那么多沉浮着的面孔，能有什么通道与这么多变幻莫测的生命进行最大程度的接触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根绳子，让我更大范围地去想象去揣摩去虚构去截取不同的生活、去到达他人的内心呢？”

那个时候比较明确地决定要写小说。”那个下午，被鲁敏定义为“有决定性意义的下午”。她找到了她的那根绳子。

那一年，鲁敏正好怀着孩子，空闲多了。她穿着防辐射服坐在电脑前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后来，有人问她小说写了多少年，她说“就看我的小孩有多大”。第一本小说《寻找李麦》于是“出生”了。此后，诸种人物复杂多义的人生就不停地在鲁敏笔下鲜活地涌现。业余写作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她离开了邮局。她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邮电学校读书到南京邮政局工作，这18年，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梦，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鲁敏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种忧伤》、《小流放》等11部，长篇小说《六人晚餐》、《百恼汇》、《此情无法投递》等6部。鲁敏说：“我比较关注社会结构分层，对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关系也特别感兴趣。我想从对个体命运、个体意识的追问里，抚摸到时代与城市的疼痛。”

3

成为半职业写作者的鲁敏，如今把写作时间从深夜调至清晨。“有点精力不济，到了晚上创造力真的不够。”鲁敏最近在写一个长篇，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空腹写作，“效果蛮好的。”午后，鲁敏会处理工作事务、有空看看书，晚上则一般用来处理不太费脑的事务——收发邮件、处理合同稿约、网上找书下单等。

鲁敏承认自己活得“比较刻板”。“我有点算计我自己，就觉得我要把这个并不算很聪明的脑子充分运用好，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斤斤计较。比如，我喜欢走路时打电话处理事情，在地铁上读微信收藏，在做家务时听手机电台。不能说我不愉悦，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而是事情完成后所拥有的愉快感受。”鲁敏自嘲这是需要战胜自我惰性之后的愉悦，是很自虐的愉悦。“虽然我也认同享乐可以成为人间的正义，但我依然觉得奋斗还是我的正义。我觉得应该竭尽全力做一件事，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生活质量不会很高。”鲁敏很抗拒社交活动，“我是个很怕出去吃饭的人。虽然饭局也会有收获，但总的来说，吃完饭回来后会觉得非常空虚，还不如去跑上一圈半圈或看一部没时间看的电影。”

她正在奋斗一个“长篇”，为此六易其稿，将原来25万字残忍删减到了21万字，“不排除还有一遍，还会再删。这个过程很慢但很愉快。”她说。鲁敏也坦言，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写作的外部性事物，而是写作内部本身，“（写作）风格啊，突破啊，题材啊，眼界啊，我还有很多的写作计划——但我对写作理想的完成度，有着长期的焦虑感。”

“为什么一个长篇会改六遍依然觉得不好，就是你对它原先设计或审美有个期望，但你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删减，实现度不够。我们所有写作者竭尽全力斗争的就是怎样提高这个完成度。在写作初期，觉得写个什么就很开心，但现在发表了或出版了也不多么开心，也许外界或读者觉得还好，但它不见得就是我要的那个。我隐约知道这辈子奋斗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能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在心理上是一个比较重的维系。这是一种压迫感，但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压迫感，这会让我保持一种警觉的弹性。”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鲁敏是个不断改变不断超越自己的作家，相信她在未来会有更好更大的突破”。

在写作初期，觉得写个什么就很开心，但现在发表了或出版了也不多么开心，它不见得就是我要的那个。

据《现代快报》

滋味书架

户籍制度伤害国家竞争力，大国要发展大城市，需要突破户籍制度，释放人口红利。

GREAT STATE NEEDS BIGGER CITY

大国大城
引领中国崛起，重塑中国未来

陆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大国，是一种迷梦吗？大城，是一种理想吗？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历程还未长远，但大城市的病症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然而，如果让大批务工的农民工返回乡村，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城市病就能解决吗？青年社会经济学家陆铭在这本书里，显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本书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系统论证了发展大城市对个人和群体的好处，谏言以人均GDP的均衡取代对区域GDP均衡的追求，取消人口自由流动门槛……这位学者以经济视角来观察社会问题，或可提供观察“城市病”的一个成见之外的视角。

《从历史中醒来》
孙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8月

继2014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出版之后，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孙机在新作中叙谈古代文物。从沉睡在博物馆中的千年古物入手，他用文物与文献相互契合的方式和晓畅的文笔，揭示一器一物起源与演变，鸟瞰与细描兼具。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常识得以剖肌析理，书中的数百幅线图也皆出自手绘，严整精细。

孙机在文物研究、鉴定方面造诣深湛。当“京师瓷”被热议，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